

劉子全書卷之二十

門人董

場編次

文編七

書下

時事出處啟

檄

與周生

萬厯甲寅



不佞少而讀書即恥為凡夫既通籍每抱賦思書報君

父畢致身之義偶會時艱不恤以其身書之風波荆棘之

場卒以取困愚則愚矣其志可哀也然且苦心熟慮不諱

調停外不知羣小內不見有諸君子抑又愚矣其志尤可

哀也嗟乎時事日非斯道阻喪亟爭之而敗緩調之而亦

敗雖有子房無從借今日之箸直眼見銅駝荆棘而巳易

曰小人剝盧終不可久也此曹何利之有吾儕為天地立

心為生民立命萬物一體亦全為此曹著忙若夫一身之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一

升沉寵辱則已度外置久矣惟是學不進德不修快取容

足之有地而亡其所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血脈於世

道人心又何當焉此不佞之所惓惓而不容自已也昔韓

退之中廢作進學解以自勵遂成名儒其吾儕今日之謂

乎伊川先生讀易多得之涪川朱先生落職奉祠其道益

光垂之萬世由是觀之一歲九遷非惟不足為賢人君子

重而誣謗之交困頓之亟反足以玉成賢人君子丁長孺

不忘他山以不佞言為攻不佞其敢忘先民之遠猷乎敬

佩明教之辱

與丁長孺禮曹

元薦甲寅

長安中似此世界亦忍口不得人固曰子學長孺吾亦曰

學長孺嗟乎長孺不足學乃欲我學翩翩朱紫者耶雖然

長孺銳不佞平長孺心熱不佞心隱是乃學長孺者亦惟
長孺亮之而已若乃山林學問便只是平淡布素不必冥
冥亦不必汲汲黨錮之日孺子亦其人乎問以國家事笑
而不答仁兄復喃喃口不絕世事何也見教歸遊性命一
言良是諸君子本無局歸遊性命此爲完局不知十洲諸
公亦曾念之否十洲竟爲豪傑不能效儒者細密事遂使
黔淮兩餘戈身自中之惜哉百金之餽其所取者義乎不
義乎卽十洲心下過得去殆亦非道義之愛也已矣請弗
污我先人墓上石不佞平生固僅有先人一事未了姑將
茹荼帶索待此餘生幸無以爲故人念歸來讀書之外更
無長物嘗庶幾於歸併一言而未之逮也浮生易邁願無
負友生亦願兄努力振豪傑而上之特此絲絲短髮更欲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 書下

二

何爲况人心天意交值陽九而不愾然思奮舞猶爲丈夫
子乎李懋明大爲吾黨生色四明以往風彩俱不及悉倘
若相聞當勗以令終耳孫一陽奈何不去位恐終是鈍著
質齋兄見其最高乎草復不盡耿耿

與王止敬分巡

時熙丙辰

不佞杜門自廢無能勉修部民之節所恃心亮久矣一切
無可聞問獨有烏私耿耿仰望知已不能自己不佞生而
孤先人撫孤之節可泣鬼神久蒙前直指提旌例得暨坊
懸旨一揚先人姓氏而不肖孤伏枕廢錮先後十三年力
未能捐此膚髮致委皇命於草莽是先人有孤而無孤也
且不肖之不能爲先人孤也祿不逮養匱不及賤死而暴
露淺土不克葬者先君子垂四十年先慈十六年則亦終

天而已矣惟是先人名行不可不表著於當年孤雖不肖事或得以當道任之而素性寡援重以汙賤海內交游畧盡獨存門下一人稱知己耳木石有情能不呼天呼父母而叩倘以門下之靈一終人子之役孤雖沒齒九原亦可藉手以見先人是門下終以孤與先人也犬馬之報曷其有極謹以先人事狀并詞上奏施行

與止敬二

先慈之役且夕告竣自今不肖得稍違終天以苟稱一日之孤者皆台造也雖然不肖猶將進而請益於門下求所謂不虧其身不辱其親之旨而終昂之門下豈無意乎惟魯不前力不競也以言乎就正之心則洗矣昨者造次請益望而擬其倫其古之玉色金聲和風甘雨者乎稍聆警咳窺豹一斑慮無不啟翼我者夫是以慨然更有請也夫學問之方亦既存乎書冊矣力則由已矣競不競自知之矣然而親師取友不廢下問之皇皇也卽古人猶先之矣語曰事其大夫之賢者此不肖所以上援於門下而不爲僭也不然亦何恃以承先人之造亟擬泥首台階知道義之分不在形迹間敬揣一介之役貢此區區統惟垂鑒

與某

不佞宗周束髮志學願私淑當世學士大夫奉以黽勉弗墜亦既竊聞先生之風矣自顧知識眇淺無可就正用力雖苦而無成往者出處無狀積積叢集大懼不齒於君子長者一旦披德音道積愆重之以兼葭之咏特達之知千古一時所不瞿然而感奮者誰耶惟先生以期文自任心

在吾黨雖以不佞之賤不忘惓惓引之大道况視宇宙之大乎方今世道之責屬之先生亦既幡然而起天下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無不著蔡先生想望丰采如孤鳳騫於雲霄方覽德輝而下也先生亦何以副天下之望哉昔人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是也出必輔是君濟斯民先生念之熟矣竊以功名易辦爵祿易輕流品易標壯節易立惟中庸之道盡性之經綸不易承當得則爲堯舜事業失則爲異端曲學一切逢世視前數者而讓之由其所易則一節之士君子所不由其所難則逢世之學君子所深痛程子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又曰學必至乎聖人而後已旨哉言乎自中庸之鮮能也盜儒代作君子扼腕而思狂狷矯枉過正偏士乃見而聖學之大全復劉子公書

卷二十一書下

四

受其晦則亦因噎廢食之過也方今世教日漓天下相率以講學爲諱兩者交譏冀得眞儒而用之以挽回世道先生之出豈偶然哉願先生本聖人之學而要其至以中庸立則以盡性起經綸舉而措之於世道必有所濟且以一雪耻學士大夫之詬也孟子曰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願先生深念之不佞管窺無當猥辱下交肝膈道義傾益如故遂忘固陋而進之

與朱平涵司成國楨丁巳

憶昔戊申己酉之間不佞宗周方坐羸也陶石簣嘗以參藥見恤而申其故曰此實朱平涵先生惠也先生偶有聞於子借通臭味而又不欲有其名故令相知中轉致之云云斯謹也門下或已忘之而不佞於心耿耿十年所矣知

已之難千古爲恨正恨以交臂失之未有素乏平生之雅越在鄉曲之外欲望而得其人如不佞之於門下者不佞亦何以得此於門下哉宗周固猥瑣鄙儒也一日辱大君子之翦祓慮無不灑然勃然以有起色旣越十年而志業罔聞猥瑣如故自度終無當於大君子翦祓仰止門牆遂巡不敢進未能一道所懷私心耿耿無已也乃門下終與之進矣歲底陳生歸儼頒手教引之同心言言肝膈重以大惠軫恤之私有加無已今而後敢不祇承明德以勵餘生夫門下眞品邃學冠冕士林識者日以門下出處卜世道之盛衰而道與時違卒令門下退而修林臯之業自門下退而吾儕聞門下之風者亦退而以門下爲依歸處風濤洶湧之場恃以無恐偉哉門下先天下而倡肥遯之貞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五

後天下而固學士大夫之志當世一人而已昔館閣諸子不幸而遭崑宣之禍未幾事解諸君子多驟起柄用而門下獨否再罹宣城之禍以門下視諸君子果何如哉譬之金數經烈焰精彩倍增眞故也願門下終勉之

與周綿貞年友

起元己未

春間會貴鄉楊致吾公祖云年兄已出山適粵西矣弟聞之喜而不寐也兄乃超然於出處之際如此乎今天下事日大壞莫論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緩須臾之決裂况遐荒遠徼尤非帖然無事之日又重以葺闕子之釀成弊也久矣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猶不至一旦瓦解耳敵患孔亟當事者鬪蟀而處軍國無一舉動可人意恐且夕有變吾輩士大夫誠不知死所以二三兄弟相次去

國一網而盡遂遺君父以空虛之患狐鼠成羣倒番世界
舉祖宗二百五十年金甌之天下一旦付之銅駝荆棘中
吾黨與有罪焉今天下原無新舊法可爭南北司相軋不
過入主委轡於上是非予奪聽之衆政如失柁之舟隨風
顛蕩同舟者旁觀睥睨洵洵焉將覆溺是患未敢有攘臂
而操之者苟有人焉熟識人情事勢徐起而操之爲同舟
請命則人亦未有不拱手聽之者而惜乎其悻悻以逞也
且左右足而已甚焉則覆溺之患反若出於操舟之所爲
安得不羣起而攘之且擠之溺乎殆羣起操一柁而舟遂
覆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至於吾輩出處語默之間亦多可
議往往從身名起見不能真心爲國家其所以異於小人
者只此阿堵中操守一事然且不免有破綻可乘安得不
劉之全書

卷二十書下

六

授以柄哉所云吾黨之罪在宋人之上不爲虛也然則天
下眞虛無人矣今日之禍宜矣念及之良可悼痛年兄此
出非偶然正當熟識人情事勢而圖之承覆舟之後載胥
及溺之日舉世無操柁之人而吾不難徐起而觀變爲吾
黨留一維楫地將天下事尚可爲未必非天心悔禍日也
然至此亦愈難矣弟歸田七載無一善狀可報知己去冬
得爲先大父卜葬稍豁平生攢眉事賤體亦時多病七載
睽違不知魂夢之擾擾於左右也小詩錄一扇頭情見乎
辭不盡

與張太符太守

魯唯已未

世事多艱南北交誼越瀕海之地素稱瘠土旣北奉徵兵
加賦無虛日而又近警於海寇患切剝膚越岌岌殆哉仰

見門下悉意拊循日與吾越以清靜和平之理而綱紀肅然民自以不犯吾儕小人所恃以偷旦夕之安者乎然而聚土之籌則有之矣不佞居恒念亂竊有一得之見敢效諸左右地方之事不出備寇安民兩者然而行之有次第操之有標本則安民又備寇之本似是所宜亟講者安民之要其一曰儲常平近者民苦饑饉米價日貴所望秋收接濟不至洵洵如萬厯戊子年事倘更罹水旱歲一告歉倉廩無粟更誰恃乎先儒朱子社倉法常行之諸路而效救荒之策莫善於此今欲倣其意而地方已無積貯矣更操何者以時斂散謂宜秋冬之際米價漸平發官帑給富商大戶遠近糴穀數千石入倉凡一切罪錢以穀又不足或將如坻給散皆改折色而以其米改貯之常平積漸而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七

盈遇來歲青黃不接之日出散貧民秋成之日量息還官歛則蠲息歲歲如是使富者不得居奇貧者有所待命雖有水旱災荒不能爲患矣高收在卽歲爲徽商所販以給土民者不十五更可禁也禁之則米價可平低收益裕以儲常平且有餘米其一曰禁梨園梨園之爲天下病不能更僕數雖三尺童子知之而於吾越爲特甚斗大一城屯擁數千人夜聚曉散日耗千金養奸誨盜甚且挾宦家之勢以陵齊民官司不敢問越之亂必自此始近奉兩縣禁示語多剴切而終之曰凡宴會不在此例所謂曲終奏雅不已戲乎豈亦逆知此風之決不可革而姑寬此一條以爲出路乎是明導之也旣明導之又陰縱之禁之何益誠欲禁梨園當先禁宴會梨園欲禁宴會當先禁上人之宴

會夫宴會亦何取於梨園乎崇雅黜浮挽一切江湖之習
在此舉矣審如是而小民猶有犯者請一切以法懲之服
色入官不以勢奪朝令而夕行矣先公祖蕭拙齋公行之
四十年之前化流俗美士民至今頌之不衰不圖於門下
僅見之既以爲之兆矣特在允蹈之耳其一曰行保甲頃
見盜賊竊發或禦人國門至煩捕廳以下昏夜單車巡櫬
道路漏下數刻亦已勞矣扞揶東指而賊已西逸豈能十
百化身雖肘腋之近有不可知者莫若行保甲之法牌編
十家比十爲保比保爲鄉董以鄉約凡一切游手游食不
安生理及來歷不明而生可疑之人皆不得居停故縱事
發一體連坐初下令似近煩苛久而習之令行禁止浸無
事矣此所謂身不下堂而治者也生記十年前有司奉上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八

司文移行保甲法令下數日偶會邑侯見犯法者例坐主
者生起而請曰此可以初試法乎邑侯笑不應竟置之十
家輪腴曾不能一用而腴已投之爨下不復問矣凡季世
法令之不行皆此類也苟行之有數善焉一革盜二禁奸
三戢賭博四料民實五里井親睦六寓伍兩卒徒上下相
保其一曰清訟牘凡民之所以不得安於田里而興歎息
愁苦之聲者以訟獄煩也訟之煩大抵誣告十九其迫於
不得已而以情質者十一去其十之九而一者所存幾何
是則地方本無事而奸民故爲此擾擾也亦利上之人漏
網吞舟幸一得志可甘心弱肉云耳律曰誣告加三等誠
遇聽訟之際有詞而誣者必坐以其罪重者枷號示衆雷
霆之下尚敢有傲倖者將旬日之間而案牘一清囹圄有

空虛之象矣夫一詞興而坐徹者數家小事且然况人命強盜乎不如此又何以安善良也未世之政多姑息或概示姑息猶未甚害而無奈其偏中於強有力者使姦宄得志訟獄繁興豪強者既利於兼并貪暴者益乘於多取甚可痛也語曰養稂莠者害嘉禾崔實政論所以作也其一曰端士習士習之壞也自科舉之學興而士習日壞明經取青紫讀易規利祿自古而然矣父兄之教子弟之學非是不出焉士童而習之幾與性成未能操觚先熟鑽刺一入學校闖行公庭等而上之勢分雖殊行徑一轍以屬託爲通津以官府爲奴隸傷風敗俗寡廉鮮恥卽鄉里且爲厲焉何論出門而往尚望其居官盡職臨難忘身一效之君父乎蓋士習之壞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頃者吾越鄉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九

額少士人輒刺刺議人文不振咎在地靈稍用形家言以厭勝之此計之左也夫使士而必出於青紫利祿不爲國家用則得一士增一蠹江南人物幾爲天下互鄉入足者至以爲阱用是故也門下以學問文章緣飾吏治作我師保千載一時諸士不且蒸蒸向化乃積習猶存心志未回徑竇日捷豈所以風厲之者猶未盡善與計莫若於朔望謁廟之日羣博士弟子員大會明倫講書一章叩擊疑義而以門下折衷於上隨舉士人立身行己之要忠孝廉恥之防兵農錢穀之用與夫國家所以明經取士之意一一闡揚俾聞者汗流泣下如寐得醒隨甄別其才器之高下而激勸出焉士始有感動而興起者乎至於考校之日則必防代筆杜私情務錄眞才以充上駟改觀易聽尤在此

舉矣夫士四民之首也士不安則農工商賈遞困而不安此豈迂遠不切事情者哉舉是數者小民庶得安乎民安而後議備寇往者海寇至六七巨艘出沒三江上下間鄉民奔竄未聞一示以官兵數日後掉尾而去浸有輕視地方之心一旦向岸越之殘破可立而待也然夷考舊制有將領有戍卒歲久茸躡僅存空伍不佞開嘗建議海道請特設重將督領諸衛所增兵防守不特防寇且防倭臨觀瀝海之間居然要害也而議者以爲反滋多事不若申飭舊章使誠申飭舊章請兩道公祖嚴督臨觀把總時訓練汰老弱明賞罰之法申之以親上死長之義無事則金鼓旗幟往來相聞以視敵膽有警則彼此救援矢石齊發務鑿賊於水不使虜岸而門下提衛兵居中調度隱然有折衝之威萬一寇賊臨城沿海之衛已不足恃獨門下爲張許耳明乎本衛武備不可不急講於今日者已凡此以上數端雖淺無所措畫誠未知有當於高深與否然以當門下虛受之衷未必無芻蕘可采况不佞尋知有日苟有所見曷敢自隱以負明德故敢效其狂瞽如此夫天下事必得其人而後行門下固世道之寄重輕者也况區區一小郡當門下之世而不一爲起弊維風爲吾越保百年無事則後更無望矣仰惟門下馳域外之觀破拘攣之見深維一郡利病之由先事豫防羣策畢舉則吾越之民庶幾有起色乎

答方孩未巡關

震孺天啟辛酉

遼陽之役丈旣以其身出萬死一生衛社稷矣一切死生

利害方出關之日較勘了然比者猶不免以家難爲辭僕
每聞而傷之人皆有母繫我獨無乎此等榜樣古人政自
不少王陵趙苞不足道范孟博獨非人子耶今日國家禍
敗止緣士氣茅靡人心瓦解廟堂之上旣以觀望爲局面
疆場之外又以蓄縮爲良圖尚堪吾文說苦說病耶丈須
豎起脊梁爲天下倡明忠義之氣以固河西之人心因以
固天下之人心而丈亦必以平亂爲朝天之期庶幾人人
有感動而興起者則救時平亂之首務也若夫經撫之任
爲戰爲守或得或失丈爲政矣丈舉足便有輕重凜凜白
簡不以此時按功罪明是非使廟堂之上早有處分結疆
場之局而第云不和而已耶丈曰不和廟堂之上亦漫曰
不和復有從而調停之者曰未嘗不和又曰不由其不和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七

輾轉悠繆莫適爲主遂使一旦有部科按視之命此等舉
動令關外聞之必且遺我巾幗之辱爲萬世笑揆厥所繇
疆場之政果孰爲之而丈豈智出姚閔科下而蹈其轍耶
以僕之愚經畧之才氣巡撫之肝膽皆足以有爲而特以
廟堂措置之不善使兩人者皆得以成規避之局始未嘗
不愜慨任事而卒變而爲營私之計逆窺事勢之難爲因
各持所見以益決其水火之情廟堂之上復從而佐鬪其
間而兩人始可以各各卸担矣且不幸而敗事又可以卸
罪是兩人者中本無不和之見而特借不和之說以自便
復利人之佐鬪以成其不和以自便則懷奸不忠之大者
也而丈猶墮其術中而不自覺耶夫後勁之說經未嘗不
和於撫也左次而退撫未嘗不和於經也僕以爲廉藺之

權端在斯行矣而孰知語言之不化反益甚則其和不和之故蓋可知矣僕竊謂今日之局經處內而撫處外勢不得不以經隨撫協力成功而撫身逼虎狼之穴勢又不得不決言一戰以僥倖於萬一爲經畧者眼空一世所見無人固其素性一旦身膺節制三方之寄其肯一一寄人籬下而惟撫之進止乎哉此僕所爲措置之不善者此也丈何不明言其事當一委經臣調度撫臣撫臣既不受節制則當以經臣駐節廣寧身決戰守之計而撤回撫臣居山海關以聽調度倘經臣不願居廣寧則當聽經臣自舉一巡撫更換舊撫惟其調度無不如意由是而功成則朝廷固不恤通侯之賞敗則不難以尚方膏七寸之頸而當是任者雖有卸担卸罪之計亦無所用之矣不然是所謂既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三

不能令又不受命絕物而已經臣宜何居焉第恐三方布置之局終是師老財匱之階而高監軍何光祿棄地之說終不可以定國是惟老丈苦心籌之明目張胆言之無使他日有噬臍之悔幸甚幸甚僕辱丈道義之愛誓於此生靡敢渝諾苟有所見不敢自隱一腔熱血直無灑處又私心望丈爲名世樹立德業進於古人故不敢泛泛寒溫而直述其肝膈如此若夫樸邀監儒哆談時事未當高明之見則丈直笑而置之可矣

與長孺二

壬戌

弟入都門已知時事不可爲奸璫旣爲腹心之疾而賊臣又誤封疆以速禍敗乃黨內璫者多以經畧爲話柄借以傾閣銓燥孽諸君子諸君子旣與北司爲水火則勢不得

不附閣銓因不得不寬經畧矣此時事之最難言者也封疆連喪而朝士猶爭經爭撫言是言非尚無定案迄於彌月不用一人行一事束手待斃國事至此真可痛也今日公論似反出於小人弟謂外患卽不來小人亦當翻局助內端以殺正人君子激成亡國敗家之禍而况外憂內難且洵洵交作於旦夕乎小疏唐突及仁兄意欲稍存公案一障狂瀾非敢開罪知己也執政不喜復得嚴旨羣小側目焉弟一身亦幾無安頓處矣目下禁中事益可虞弟每與高景逸蹙額恨閣部大老中無有見及此者恐大禍只在目前吾黨劫運義無可逃山林廊廟同是君臣之義不知吾黨他日之不負相許者幾人耳弟自入都心鬱鬱多孤憤部務復倥偬遂不能作一字通問以爲歉徐生來承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三

手教深服高識遠慮然長安言及丁長孺無不如毒藥亦終付之漆室之謀而已南望慨然書何能悉

復朱平涵相公

癸亥五月

頃讀閣下所著書雖遊戲筆墨間事然於當世之故亦既娓娓及之矣使能一一見之行事則此書未必非先資之言而相天下之道思過半矣曰小品志遜也雖然道固有大於此者乎愚生請臆而進之今天下大患第一在學術不明而於大臣特甚大臣之學術不明則必以正心誠意爲迂濶而趨希世之邪說以之致主必以堯舜爲不可爲而踵亂亡之霸圖則亦適足以賊其君而已矣方今聖天子固嘗有意於堯舜之治矣一二大臣亦嘗以堯舜望其君而至其操術以自進不免賊害其君而不自覺高者調

停卑者觀望調停觀望之術窮又思反其道而用之頃者江陵一案不難盡詘皇祖之睿斷與之昭雪且日以嚆矢於衆曰事君者學江陵而已矣問其故曰江陵能以申韓之道事其君擁少主當疑國而天下謚如今天下獨不得江陵而用之何恤時艱噫擁少主當疑國古大臣獨無伊周其人與江陵學申韓而失之率天下叛君父死有餘毒焉奈何復從而燃之人心不正學術不明未有甚於此者且夫以江陵之才使正其心術以濟雖古之伊周何以加焉先正有言曰正心誠意平生所學惟此四字此萬世相天下之善物也閣下居恒學孔孟之學亦既有聞於誠正之說矣今試取伊周當日之事格之果能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與果能以寵利居成功與果能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

西

仰思不合坐待旦與果能吐哺握髮來天下士與果能聞流言而不惕與此非真有得於誠正之學者不足以語此閣下試取而證於今日果能一一致之吾君與將見君誠莫不誠君正莫不正用人行政各得其理而吾君已一日而爲堯舜矣吾亦忝爲伊周哉倘道不出此進之必爲調停觀望退之必爲江陵無一可者先正有言纔讓第一義不爲便無第二第三義可爲方今患難方興征調日煩民窮盜起廟堂之上綱解目弛君子日退小人日進城狐之奸日披狂而不可制禍岌岌移之宗社乃其病實先受於君志之未定然則轉移啟沃之權所責成於閣下者豈其微哉夫正心誠意大學也伊周大業也堯舜其君大任也閣下先資之言旣嘽嘽乎小者而不居得無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不佞敬爲天下賀矣

答王生金如

朝式崇禎庚午十二月

題主古有明文僅擇善書者任之而以爲神所憑依在是則鄭重舉之雖文也而亦仁人孝子之情也如以情則擇一學行優者任之可矣青衿布衣或師或友之間皆可矣不必備世俗之美觀也乃不佞所云簡約行之自是從太夫人在堂起見恐以隆重所生稍開嫌於太夫人便於子道有憾人情所在卽天理也孔氏不云乎道隆從而隆道汙從而汙道亦何從之有時與勢名與分之間而已矣又曰葬祭以禮或過或不及非禮也惟足下酌而行之

答金如二

承諭知孝子之情必如是而後卽安僕其敢以泛嘗視而鄙見以爲孝子之情政不必藉是而安也題主之禮世之縉禮也凡世俗之孝其親者皆能勉焉以從事而賢者顧未嘗屑屑焉誠有見於寧易寧戚之故所係於禮之存亡者不小而君子卒不敢以彼而易此也倘足下苟自盡其心焉起居食息之際無一時不當置力以求其所爲哀痛之節固將閔閔皇皇之不暇而暇飾爲觀美乎哉或一念不謹所關於名教者甚大卽情文雖備難迨終天之恨而况今日之情文僕以爲終在可商較寧持簡約之說以效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五

千慮之一得不敢陷足下於非禮之禮耳不然一日之役僕豈有愛也幸足下亮之

與侯陸珍司農

恂丙子五月

承發鈔議因坐病不及據覆且冥昧之見自揣無可效

長也竊謂國家立一法必要於可行而行之要於可徒苟且目前而已捧誦部議驟而行之歲得一百五十金錢充度支甚利也然止此一百五十萬金錢之鈔一一下間自一歲而後安所再得一百五十萬金錢充度支乎譬之短販然其博子母也以日月計而不可以久持久之未有不立敗者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似不若仍倣國初之制而行之猶爲無弊蓋國初之制兼利民而還以利國今日之制專利國而害或遺於單戶貧民還以病國則明旨駁正之意固可深思也偶與王雲來中翰商及之越數日中翰手書條議來閱至藏富於民不當先言利字以駭民之觀聽深得僕心所同然其他款項亦纏纏可觀敢遂以聞之左右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去

上溫員嶠相公

體仁丙子七月

原任具官劉宗周謹再拜上書相公閣下宗周一介孤踪久甘廢棄誤蒙君相特達之知起自田間濫竽卿貳受事未幾不幸有犬馬之疾屢控宸嚴遂荷俞旨宗周從此辭闕且辭閣下而行矣臨岐不禁中夜徬徨自恨此生無以報君恩酬知己恐一旦溘先朝露亦死不瞑目則請以狂瞽之見敬效一言於左右宗周自入朝以來仰見我皇上敬天勤民孜孜望治精誠所至隨事足以格玄穹而對萬方真無忝堯舜在上而閣下以清執風猷佐之於下君臣相得可爲魚水近者宗周從九卿後得與召對見皇上處分御史詹爾選一事益見大聖人之無我且仰閣下之能將順其美匡救其失也宗周不勝舉手加額慶太平之有

日矣雖然請因是而推言之今天下喪亂弘多禍蔓兵連
未知稅駕則動稱匡濟無人耳我皇上飢渴軫念不難種
種破格以盡天下之才至起廢一節尤稱曠典該部彙題
若干人奉賜環者僅十二人特首錄惠世揚黃道周中外
無不頌聖人知人之哲而惟是該部之於世揚也始擬邊
撫則曰邊才而蒙駁繼擬南缺則曰文武全才而蒙駁至
再駁之後竟成寢閣人乃不能無望於閣下矣夫世揚在
先朝居諫垣與楊左同調幸而九死一生聖明首御卽起
廢一人宜莫先世揚而廷臣之爲異已者方操門戶之見
以擠之禁錮十年數窮理極冢卿雖有意憐才曲爲調劑
而終不令其入長安一步果奉何人之風旨與閣下身秉
國成固有以人事君之責者也其意所可否定令天下分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書下

七

榮辱苟天下有一賢之未進與一不肖之未退必責之閣
下而閣下所爲進退天下士殊有不可解者自皇上御極
以來所廢置天下士百餘人亦多天下賢者而閣下不聞
出一語救正時有因而下石者至羅喻義之以忤閣下也
而廢吳家周吳執御鞮式耜輩之以彈閣下而廢錢謙益
之以閣下廷辯也而廢又其彰彰者矣夫揆地一席固所
稱比肩事主者也卽有殿爭何妨和氣而閣下亦時見其
實不能容之狀如巴縣王應熊之以人言去也奏辨之早本
自嘉善錢士升輒轉相聞而閣下不能正言告主聽其以家
奴枉戍則近於賣友長洲文震孟爲皇上特簡數月參知天
下未見有可摘之過而竟以許譽卿之處一語不合遽激
聖怒以去則近於罔上夫長洲骯髒之姿以語言得過閣

下誠有之矣是時香山何吾竝未嘗贊一詞而亦以長洲

同調故坐腹誹去則近於誣下卽邇者嘉善之去其建言大關國體閣下實與聞之曷不曰臣當同坐聖明未必不轉圜如詹御史而雷霆之下頓成縮朒致嘉善獨以言得罪則近於陰擠同官審如是也將後之爲閣臣與閣下共事者不亦難乎嗟乎門戶之多倚傍也與崔魏之惡門戶有以激成之也其誰曰不然乃閣下不免以分門別戶之心成矯枉過正之見一日入朝遂有科場之訟錢謙益本無罪閣下特借題阻其進步而不虞其重得罪且閣下竟以此進自此人人樹敵處處張弧人之所以加閣下者日過而閣下亦積不能堪一朝發難明借皇上之寵靈爲驅除異己之地二三鷹犬又稍稍起而應之使昔之立異同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七

者皆畏足而去朝端之上亦見風恬浪息無有不利於閣下者而閣下亦已安如泰山否耶此殆昔人所爲騎虎之勢也卽閣下自許孤立法不阿貴怨不避私其最可自信者無如參鄭鄭一事鄭視躬不檢至坐以勸父杖母實出內閣情理之外終須行勘地方而後可以斷斯獄不然將謂閣下之以門戶殺鄭也又無如揭張壽祺成德一事二人一犯賊一溺職業已有應得之罪而動激聖怒以詔獄士可殺不可辱頗令聞者寒心况煨煉不已終成文致又將謂閣下之以門戶殺二人也夫以門戶借三人誠足爲門戶之累在閣下何妨別白宗周聞之昔賢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重輕閣下猶未之聞乎夫閣下而不爲別白門戶計則亦已矣誠爲別白門戶計莫若就廢籍中擇天

下之賢者而用之自世揚始又舉其所最不利於己者而容之舉親舉仇共偕大道於以匡濟時艱上報聖明稍收末路豈不心事揭之潞公功名埒於夷簡從前恩怨總屬飄風若猶未也元祐紹聖紛紛無已諸臣卽自居邪枉根株連引并楊左亦邪枉殺邪枉者必正直將何以處紅本一案國是如是身不足惜其如宗社何乃者嚚訟起於纍臣格鬪出於婦女官評操於市井訛言橫於道路清平世宙成何法紀又何問國家擾攘故昔人有去河北賊易之說願閣下之熟思之也宗周偶闕先朝載紀如張文忠大禮大獄等事彪炳宇宙而終以不能愛惜人才取譏於世廟至今有不能爲文忠諱者嚴分宜於楊沈之獄只是不能救正耳豈必眞如傳者所云若其他封疆失事之誅多

劉子全書

卷二十

書下

九

所自取後人亦一概坐分宜青史之筆往往而是張江陵功在幼主奪情一事竟以棧豆殉百年尤爲可惜閣下自許相業孰與文忠賢少閒一跌吾不知於嚴張三公又何居矣尤願閣下之熟思之也宗周少不如人長而無述久以同籍之雅兄事閣下有年而雲泥聚散往往希望清光卽一日同朝且然乃私心耿耿終不敢自外左右輒不禁扞此胷臆似病似狂計閣下得之必擲地詈曰黨人餘唾然宗周老矣病且死旦夕耳意復何爲而自陷綺襦取譏後來私心政自不敢負故人因而負君父語云美疢不如藥石君臣且然况朋友乎閣下姑寬之徐取而思之卽其言誠有過者亦將有以諒其心矣臨書哽咽

閣下進退久速動與道俱乃者江湖之身隱然有以繫廊廟之望當世幾人政自不得不以天下安危爲己任如來教所云枯禪行徑去世緣以求大道似合尚有商量在前世士大夫功名富貴意願已極計無復之未嘗不以逃禪爲竟究細思之總是一貪心所使爲其爲自私自利之極也而豈足爲賢者道乎無已則求之性命一著要之不離當境者近是望閣下切身反勸而求之

與錢牧齋少宗伯

謙益丁丑二月

落落人寰屈指聲氣中時有門下一人通之夢寐而自揣寡昧之識無當大方終未遑一通姓氏於左右能無不識荆州之恨茲者驟驚奇變凡在同人曷勝毗裂嗟乎門下亦何以得此於今日計其事一一可以自理會須明目張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十一

膽披露悃誠仰微明主之鑒無至如前日科場一事竟囁嚅不言而受小人之檻阱也夫小人之欲借門下以殺君子久矣而門下每不知所以自全一旦禍發而不可解切世道之慮者孰不有望於門下而門下灑泪行矣勉之矣生死之際寵辱之交前人處此已多榜樣幸門下自愛

答祁世培侍御

彪佳戊寅六月

令岳秉銓國家治亂安危端在今日處斯地者關係良非淺鮮賢者在事自當有一番光明磊落作用第時局難調物情未悉不免動成棘手尚須門下密爲指南不吝以衷言時效苦口而郵置之其世道實嘉賴焉萬一偶有跣足則至戚如門下豈能置之膜外不關痛癢乎昔王墨池負一時清譽及佐銓舉動頗失物望高忠憲公嘗向僕指名

而斥之當時僕頗以忠憲爲過然由今而追思前日之事則墨池委有未當處矣居進退人才之地者其未易稱任往往如此辱諭及敢附以聞幸門下留意

與黃石齋少詹

道周戊寅十一月

學術不明人心不正而世道隨之遂有今日喪亂之禍一絲九鼎獨賴吾黨清議猶有存者陰以禳好回之魄而扶國命於無疆則亦所謂功不在禹下者也弟周以衰病伏枕彌歲月不接朝事友人時時傳門下昌言累牘輒爲擊節無何又得去國狀復爲之太息不已嗟乎君臣相遇自古難之矣今日者門下方幾幾得之於聖明而終成釜鬯也豈非天乎語云漢文不能用賈誼誼與有故焉當此之時君負臣乎臣負君乎以徵近事千古同慨僕不意門下劉子全書

卷二十

下

學古之道而僅以長沙擬也雖然天而果欲平治斯世將必有操大人之學如孟夫子者起而一遇齊梁間雖齊梁之君猶足用之而况進而聖明乎世無其人惟門下終勉之

答諸生

己卯正月

承寵命謁祠有日敢不拜嘉但僕因改葬二親日夕不遑寧處草土餘生纔及旬餘安能遽從諸君子作雅會以上辱先聖之靈而且不孝之罪遺恫二親終天罔贖更無顏面可對諸君子以上辱先聖之靈以是不難少揭罪狀自擯宮牆而諸君子猶復不棄而寬其鳴鼓之誅則不肖亦何以自捫寸心乎今而後願諸君子允僕累請終削門生之籍姑與以不層之誨聽其徐而自艾焉苟其寸心終可以

自遣不難復出而請事於諸君子則侍教尚有日矣不然僕奄奄餘生之不保諸君子縱憐而與我其能及乎昔西河氏見罪於曾子至投杖而拜友道之嚴如此若曰不楚而呻吟姑爲是謬言以相誑存其規避之迹則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熊浙撫 奮謂己卯正月

時艱告亟至今日而不忍言矣宗周越在草莽徒懷鼠泣偶得里中王孝廉谷者一揭讀之輒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業已聞之幕府仰塵台覽乃者門下仗節勤王駐師境上相機進止誓當直指中原大會北師以彰撻伐上紓君父之憂下洩普天之憤而一時格於詔旨未敢遽進臣子分誼自是宜然乃宗周頗聞大夫出疆安社稷利生民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三

之說則事固有以權濟者矣矧今日者宗社之命懸於髮絲爲人臣子拯溺救焚當如何而猶拘拘於咫尺之義無乃轉妨於大義乎且詔止援兵在東省未破之先則又非所論於今日矣倘今日已詔天下勤王而或爲遊兵所阻不得達萬一事出不虞則封疆之臣亦將何以自解嗟乎以堂堂全盛之天下至不能當一隅之衆一旦破壞至此非其力不競而勢不敵也數十年以來世教不明人心漸滅人人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卽知有君父亦止知有成敗利鈍不知有是非馴至舉族化爲巾幗率土盡成荆棘揆厥所繇誰任其咎幸而公忠體國如門下者天下信之且也以文武壯猷四方爲憲風猷所指舉足便有重輕而事偶近於拘嘗迹或涉於觀望遠近相聞不禁皇皇饑渴

門下誠一日內斷於心亟舉義師拜表而行爲天下倡天下之大將有聞風而響應者是門下一日而喚醒普天之心於長夜也人心復而國命隨之天下之勢真如挈領而振裘居高而建瓴水也而說者曰流寇洶洶揚帆東下且夕陪京之不保則兩浙爲剝膚矣當事者不封守是謀桑梓是計暇言遠圖雖鞭之長及馬腹乎宗周又竊以爲過矣封守者君父之封守而桑梓之安亦君父所貽也藉令中原久陷則南北之咽喉斷矣卽長安消息萬分無恙東南半壁已成甌脫區區守此一塊土將屬之誰氏而吾儕幸而偷且夕之安又將爲誰氏之編戶乎爲此言者仍是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知有成敗利鈍而不知有是非之故智也故嘗妄謂今日之計以尊安君父爲第一義以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爲注者

三

保全封守爲第二義則必以攘亂以備寇爲後著而總之以表明人心世教爲喫緊要著想高明必有以辨此矣惟是師行糧從日者既藉其額餉以輸之京師則此外之征繕萬難措手可知不得已請有司與士民分任之苟蒙憲檄一下自無有不效命者至於桑梓之計吾儕小人亦竊慮之倘旌旗北發有日乞以一旅之師另屬一兵道陳之境上以壯聲援一面行所屬地方講求居守之策如鄉保積貯城池器械之屬次第舉行亦足爲先事之備矣審如是而門下以一身靖中外之變雖古竹帛所紀何以加諸而其爲吾儕小人世世焚頂亦奚待問乎

與范質公大司馬

景文己卯四月五日

世道陸沉至此極矣千尺狂瀾亦止恃清議一綫爲之撐

砥而公竟以此罷司馬之堂則天下之亂亦何時而已乎然宇宙間已得存此一段議論矣存此議論亦便有此事功今天下崇事功而薄議論第謂今天下之亂正坐無議論耳子叛父臣弑君士紳附宦官公然行之而不顧亦既公然言之而不忌彼固恃天下無起而爭之者也幸有起而爭之者亦空谷音耳少不勝衆則謂之邪說謂之暴行何疑然猶幸有爭之者一人言之而不足一人又言之衆人又相繼言之言之也日以長而彼公然言之而不忌者至此亦爲之小阻則言之所關於世道果何如哉弟於是深爲公慰也貴鄉已經兵馬蹂躪宗親無不被其害者獨墳墓尚得無恙否聞道駕尚在南中至此烽燧暫息當有展墓之行矣茫茫世界何處是一片樂土也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五

與周仲馭工曹

鑱已卯四月二十八日

友人自遠來往往言門下身寄名教之重士類望之不啻岱斗不佞私聞之而喜以爲當世不可無門下如孤掌之抵江河下也如不佞則已老病尋復頽然自放矣所不能釋諸懷者時艱未艾當此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日獨我輩林間人無死地耳近事畧已小安食肉者儘得處堂吾輩林間人亦處堂俱食肉者處堂耳林間人安所得處堂一日墮無事甲中一旦有事便手忙腳亂七尺無安頓處想門下念及此久矣山中近課亦幸有以教我否

示諸生訟帖

已卯五月朔

不佞寡昧無知輒荷諸君不我鄙夷聯之講會所期長善救失互相切劘以無隕於名教庶不至上辱先賢之靈乃

者暨陽路父母偶通聲氣可爲空谷遺音不佞方逡巡自
避不敢以草野之踪上瀾當途而交遊中遂聞有治席相
招呈身進取爲科舉地者傳之道路穢人齒頰且使路父
母而具眼能不陽喬遺嘲頓爾驅車一二好修之士將有
聞風而去者敗羣如此又何取於登斯堂舉斯事作繫籍
之聖賢乎世路儘寬吾道自嚴聽諸君子審擇而處無虞
於前御晦菴先生有言義利之辨不明至有以利爲義以
義爲利者其究非惟不得爲君子而并其爲小人亦不索
性思之凜凜雖然吾終不敢薄待天下士而阻人以寡過
之路也所媿抗顏無地惟有引身避席自訟而已

與李懋明大司馬

邦華己卯五月

聞南司馬之命少爲衆正吐氣南中在往時爲閑局在今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五

日則天下根本之計繫焉流寇耽耽無日不忘順流而下
我江南一塊土全賴留都作屏翰耳至北事近來雖烽火
暫息恐捲土重來亦止在旦夕間如再來決不似前日之
局面欲求南宋之事而不可得幸而得爲南宋亦須先事
作南宋之料理則留都之所繫於宗社命脈當何如哉當
事之所以處公計或出於此公不忘國恤幸幡然命駕卽
太公年高爲人子者似不能絕裾然君親並重而天下事
亦有緩有急急在君則違親以致君亦所以成孝弟意目
下勸公早出山待南中事體稍有料理已得桑土綢繆之
計此時或再有後命改北方堅辭而還子舍庶幾出處之
正乎望之

驟聞北耗春去秋來之說信爾不誣矣宗社奈何君父奈何天下事雖萬萬不可爲在臣子豈有不下手之理誠下手時一人下手人人皆下手事焉有難濟者乎公天下一人也在留都尤留都一人也今日已坐司馬堂受事矣南北樞一體握宗社大命凡事當以權濟今日決當立集南中兵馬首倡義旗一鼓北進一面傳檄遠近督撫犄角並進相機駐札計此時當事者必出一種權宜之策苟且之圖得南兵速行使南北咽喉不至爲嚴兵所阻則至尊猶可南幸以暫避北鋒若苟出堅守京師以待四方之援則南兵所恃爲緩急不啻左右手又不待言矣事在他人或有濟不濟若在懋明先生則平日忠義旣足以服人心此時調度又足以恰衆志何患徒捐七尺軀輕於一擲乎王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五

文成贛州之義至今爲烈况公見據事權非昔人可比乎事亟矣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倘今日懋明不下手更無人下手將率我輩盡交臂事人乎力疾草草伏惟鑒在

與王雪肝太守

孫蘭庚辰十月

荒政萬難下手所幸老公祖悉力講求孜孜訪當必有得其要領者如社倉一事誠爲標本兼治之計已托祁世老條列事宜想能得當報命但鄙意謂是舉也必官與民交任之仍以官爲主而後可要其成所謂君子之德風也目下一面亟宜先頒一明示張掛四城曉諭士民以社倉之利決當舉行不宜遲緩庶使士民便於遵依一面令所屬各發贖緩召商往糴東路分發三十九坊以爲倉木乃聽各士紳富戶次第捐儲一面立官簿籍分三十九坊各

報社正委以出納則事且且夕行矣若上官不率先鼓舞恐人情皆在觀望中誰肯一破頭面以犯衆忌且以身家殉乎卽如官糴果係正項所那不妨出糴之後仍還在官此後乃以一切科罰者充之積少成多爲長久計城中稍有端緒便可推及四鄉總之老公祖設誠而致行於上不患士民不響應於下也

答雪肝二

庚辰十月

承發余祔兩公書見示生細讀之其於目前救荒急著亦已簡點無遺似可仰承德意於萬一矣生雖有社倉之說止是虛著原無異同小異者兩公言暫而生兼言常兩公言平糴而生專言積儲耳慮平糴之說可一而不可再今但勸士紳以儲米則所積之米卽是無形之社倉明年聽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毛

其以時價出糴仍將此糴本候秋成之日復儲米如前復時價出糴如前則儲米年年有息而待糴者歲歲得平稍以官簿經紀其間亦可望之數年年來雨暘不時此等景象日日可虞故不得不酌標本而言之若今僅爲目前計則年年議儲米年年議平糴終亦惟日不足矣祔世老似謂不佞竟欲強士紳出米立社爲公家之物而已不得與焉則厲民之令甚於平糴委有難行者况有建置之擾擾乎今鄙意旣已說明乃知原無異同目下且言急著再爲善後之圖可也

與雪肝三

庚辰十月

頃承本縣頌下儲米坊冊仰推痼瘼德意在在流注一二子遺稍有半菽之望矣但念此十室九空之時卽富室終

鮮蓋藏計必以招商爲第一義方得備此八千正額而過
糴之禁所在而是商人寸武難錯台寧設禁猶曰隔府新
曠而設禁則同府矣同出台臺怙冒之下而忍令一肥一
瘠咫尺之間頓分胡越乎想台臺已移文日久不知本縣
何故尚不遵依日者宗周遣人告糴於曠稍蒙鄧父母推
昔年宗周有賑曠之德也而沾沾報之得米五十斛此外
有販者輒遭奸民搶掠垂橐而歸官亦不之禁不此之禁
而禁糴計之左也且曠人固自爲計矣殊不知曠禁弛則
台禁亦弛一路源源灌輸而至是無損於曠而大有造於
邵城也更通四明一路以濟之將遠近之米價漸平而行
販者亦無所利於竭蹶矣夫過糴固王政之首禁也卽前
日西路之過亦可暫而不可久且越郡一撮土固無當於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五

江以北吳會數省之緩急也若以東路視吾越其事懸矣
倘當事諸君子而苟懷天地父母之心宜必有不終屑屑
於一日之權宜者矣前日本坊曾具一呈未蒙准行意其
中有申文兩道語未必果得之兩道乎今復稍圓其詞補
牘以進仰候裁奪或止給一批令本坊商人一行之何如
然以不佞私計之儲米不得不招商招商不得不弛禁卽
弛禁於曠而不弛禁於台寧曠人豈能獨受其累則兩道
終須老公祖一通情款詳述利害而得之倘此法不行將
儲米一事委之空文一旦有急饑民嗷嗷而索平糴於富
室何以應之將謂上官塵飯塗羹我也而事且有不可知
者矣統候台裁

與永侯族姪

明孝辛巳正月三日

昨舉不變塞之說謂頗不易識破非也此塞字不必作道
理解只就眼前境遇稍一對勘便是瞭然塞對通言卽今
冠進賢日逐勢利之場動得如意可謂通矣回視前日窮
秀才氣味豈不大有徑庭人情政以爲豔稱而不知本心
之地日移而月化者亦已多矣今但得每事便將平日窮
秀才氣味置在目前一味與之冷落與之消滅便討了無
限便宜而終身遠大之業亦便不外此今只是隨俗忽忽
且恁地去蓋順逆之勢異而當境萬難自持也幸賢勉之
昨遺乞言冊子似太文君子暴貴不爲父作諡況動作稱
述爲無鹽刻畫識者或不取矣

與雪肝四

辛巳正月

不佞仰遵儲米之令率二三里人告糴於台寧以爲社會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无

張本而台寧邊糴之禁所在而然也小民之囂競固甚而
上官之厲禁尤嚴輒曰我台人寧人之不保而暇爲紹謀
乎聞是說而里人徒手以歸夫凶荒薦臻已爲大難措手
所恃四封有恤鄰之誼庶幾源源而來小民得藉以無恐
而不意疾痛杳不相關一至於此也彼曰自謀之不暇而
孰知譬之人身血脈欲其相通未有手足委頓而腹心可
以安然無恙者故紹亂而台寧亦亂安紹正所以安台寧
此不待智者而自明矣嗟乎四封閉糴自今以往小民其
無子遺矣惟是老公祖爲一郡主小民之饑寒皆仰給焉
生輩雖不能得之於兩道老公祖其忍坐視而終不之救
乎更乞再四申請爲秦庭七日之哭或者彼見憐而有一
粒之相通亦未可知也然勢孔亟矣惟老公祖亟圖焉

時事日亟意外之虞真不能以刻待可奈何則過糴之令在當事有不得辭其責者矣猶之凶歲耳一日雨而米價湧再日雪而米價大湧豈一日之雨雪果爲民厲乎良以人情之變喜於思亂有如此者故今日救荒之策計必以安輯人情爲第一義官販之說便是今日急劑官販之說行將見言未脫於口而人情已平一二矣官販之計決將見米未解於途而人情已平八九矣則上人爲民請命之心固足以稍稍取亮於人而頓奪其囂凌愁苦之氣也但以鄙見揣之會寧一路須得老公祖玉趾親移方出萬全卽不然亦須得陳公祖一行蓋此時不特道府縣之情難調而道路亂民之勢尤不易輯陳公祖綽有經濟雅著丰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三

裁誠代老公祖一行而傾以押運之官所濟不旣多乎不然文移之往來動成故套卽小吏之奔走豈足當淘淘之亂民乎但官販之說不知專召官商單那庫藏絕不與於民乎抑仍是三十九坊儲米之說每坊給批各自齎本而但以在官領之卽爲官販乎從前一說則徑而易行而難在散米收銀從後一說則物情未必盡齊而終省在官一番會計與前日一番給簿之說不相戾如二說並行則頭緒更紛我之求於販地者取數必多而彼將有不易應者矣如專從後說則各坊行販皆當分爲兩次每次一百石庶幾接濟有漸統祈台裁

令人憬然茅塞何時奉有成刻開示吾黨乎別諭感念時艱不已彼時禍敗相沿以爲固然士大夫倖免者如釜中魚幕上燕尚得生活幾許時豈知河南襄漢之報接踵而至使高皇不得有其孫神廟不得有其子朝廷安得有吾儕臣庶而圖苟活以享富貴吾不知謀國諸公亦何顏面處交戟之下相與歌喜起頌太平恐九廟有靈終不使黨錮諸君子獨赴西市後之視今今之視昔千古已然悲夫目今江南半壁徧罹奇荒所至人相食幸而暫遲揭竿之呼終不聞廟堂有一番休養生息之德意益復誅求不已一腔經濟進不得大有爲於時退而修其素業以淑諸人以俟諸後長夜人心由此一旦亦世道之慶也弟老矣一切無以報知己惟闔門待盡而已臨風布懷仰候興居萬福惟爲道自珍

與章羽侯吏掌垣

正宸辛巳八月八日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三

道駕歸省甚竭鄙懷會衰病日深艱於出戶不及走晤數年作別所欲一言者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將亡僕之謂矣况身當事局處漏舟之地岌岌乎與舟爲存亡者乎執事久爲諫官矣所言天下事幾何昔陽城爲諫議大夫五年不言事昌黎作諍臣論諷之自若也其後陸宣公貶而延齡相城乃起而取白麻壞之痛哭於廷城卒以諫顯蓋宣公在事時誠於天下事固無可言者乃知士君子語默各有宜而賢者之不可測類如斯也今天下豈無宜公其流而貶且死而垂死不死萬死不一生者乎而執事

不言得無曰今天下固無宜公其人耳僕謂人情不甚相
遠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雖然此猶一事耳請進而
求其大者今天下之亂固必有所自本矣則君心是也執
事亦既已知之矣而付之不言不聞有所謂格心之効也
且天下之亂亦必有所自成矣則政地是也奸佞相仍
十餘年如一轍執事亦既已知之矣而付之不言不聞有
請劍之舉也且天下之亂亦必有所自決矣則邦本是也
烏窮則啄獸窮則攫執事亦既已知之矣而又付之無可
奈何而不言卽督糧之役何爲者乎上有一給事督糧則
自有司而下至胥吏皂役莫不給事矣羣千萬人爲給事
以督一細民之糧其尚有死地乎此皆所謂計之左者也
然則天下事蓋可知矣舍是三者而不言更無可言者矣

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書下

五

且執事而不言亦更無可言其人者矣已矣哉此嫠婦之
恤所以鼠思泣血而不容已也或曰天下事亦甚無樂乎
以言濟也執事將別有一當以報國其爲彌縫匡救之力
亦已隱矣然而短長之効已見於今矣僕以爲今天下救
時之急務宜莫有過於開言路者執事言官也開則自我
開閉則自我開後之人曰崇禎之間率天下爲寒蟬導人
主以杜絕言路之禍者爲章某其人是則罪之大者也執
事將何以自解乎執事平生自許萬萬不後陽亢宗向也
舉天下以第一流人奉之一旦處棘手之日惴惴乎全軀
保妻子之念重而置宗社安危於弗問幸而天祐人國萬
無他虞蹉跎日月卿貳在前宰執迎刃終爲嚼蠟之無味
耳何若向者爲諸生之猶得俯仰於天地之間也哉或曰

古之君子遇不可爲之時未嘗不危行言遜以避禍若梁公之於唐往往而是也何獨於執事尤之深乎曰吾固不爲執事尤而深爲諫官惜也無已請姑就今日之職掌言吏垣固進退人才之地也其自宰執以下至督撫提學之類孰不以吏垣爲咽喉者朝推一人焉吏垣以爲可孰敢以爲不可者暮舉一人焉吏垣以爲不可孰敢以爲可者此而猶曰我不能溺職之謂何往者已矣計執事自今入朝倘有一奸得路一地不稱職則執事有不得辭其責者而勤勤焉思所以報塞庶所云七年之病而三年之艾也手勢雖緩天下事尚可救十之一二然亦非全軀保妻子之念洗滌殆盡終不能有所建立也幸執事深思之嗟乎今日之事大可寒心者上無責難之臣子下並無責善之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三

朋友見人主則曰堯舜見同列則曰臯夔終日惟以阿諛逢迎爲事而竝無一語敢拂人之意局面已成牢不可破至於流氛橫行藩封屠毒賊臣斷送封疆而猶蒙身後之卹是孰使之然也興言及此豈不深可痛哉僕私心恨之不難剖此肺腑少效朋友之誼於萬一唯執事進而教之幸勿以爲瑱也

與雪肝六

辛巳九月二十三日

不佞擁榻間靜聽嘉猷所以活我百姓者幸甚比兒輩相傳一二諸士紳仍不出通販之說如此則亦無煩一番擾擾矣今日通之於官而禁之於私此攘攘者何難盡改私而公且曰官虛其禁而士紳實其政此士紳而擾擾者又何難并以禁爲貨而不見前日寒宗不肖子弟舉動終成

決裂乎過糴之不可行也不佞豈不知之但其法有小過而大通者上臺之不可逆也不佞亦豈不仰體之但其說有似逆而實順者則亦不可不思其故者也上臺之求多於吾越也不過爲省下飢民請命耳豈知自七月以迄於今杭嘉湖以往無日不食我紹興之米亦旣數月矣不足又以官商尾其後我越人又迎送以將之幾空國而出亦庶幾周人之急不啻孝子慈孫之奉慈母矣今者省下秋成業已告登人人頗慰樂生之願但一二奸商乘機射利相與罔上而行其私上之人爲其所愚猶然以饑告非其情矣越之人將遂終聽之是竭澤之漁也語曰瓶之罄矣惟壘之恥我越人之罄抑亦杭人之恥也孰若少節其一

二於今日以待杭人青黃不接之日乎有前日之大通斷

劉子全書

卷二十

書下

言

不可無今日之小節有一日之小節又可以裕來日之大通此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故曰過之而適以通逆之而乃以順承也然則祖臺何憚不持此說以明告之上臺乎傳畢公祖之言曰招商於今日而販米於明春不亦可乎此說似善矣又孰若招商於明春販米於明春尤直截痛快乎且不佞所以有暫閉商之說者蓋爲民間晚收頗薄亟待登場之日使一二有力之家稍稍爲蓋藏計庶幾徙薪之策若自今外販絡繹米價日騰貧民苟利於得錢而富人皆觀望不肯下手爲他日計將來欲販不能欲販不得滿城百姓人人轉眼死矣卽老公祖雖有一切良法美意亦安所措之且老公祖可以越人之米空國而濟三吳轉能以台寧之米空國而濟吾越此必不能則真坐

困之術也救荒何等事焚溺及身焦濡不暇顧忍爲一切利害升沉寵辱計要須通融長算旣不可抱一膜之見以自封而亦豈可爲從井救人之術以自愚惟老公祖熟思而審處之但以士紳辭可乎宗周我躬之不闕不憚再瀆統惟台涵

與祁世培二 辛巳九月二十三日

諸君子謀荒政毫無濟於事今不阻外販而言積儲不言積儲而他日又言賑濟皆必不可幾者也過糴有禁夫人而知之且身遭台寧之毒矣其忍以身行之省下但此事須滿盤打算譬之一家之中爲父母者但可顧其子女耳爲祖父母則顧及其孫行而廣矣爲曾祖父母則顧及曾孫行又廣矣此其間各有分願互相俯仰乃相與聯絡成一體之誼勢不能以一父母任祖父母之責且任曾祖父母之責者也是以爲人上者無分民而有分土縣顧其縣府顧其府道顧其道省顧其省各相顧也而後出其餘力以上供而互相轉輸於不窮庶幾可大可久之道計不出此載胥及溺而已前者吾鄉早禾大熟聽枕以往三吳之商日日捆載而出鄉人之射利者又從而迎送之賓主如歸無不恣其所欲又以爲不足上司又以官批通販捆而去者又不知凡幾旬月以來亦足以報命矣而越之常事者猶惟恐或失上臺之心也守成事而不變區區私販之禁何爲者乎僕恐今而後必無有私販至越者矣何也越之人旣明招省下以官販矣一江之隔卽操一二金者皆得請一批而來轉眼有羣省下人及三吳中人不諭士農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五

工商皆持批而至吾不知當事者何以應之乎且昔日台
寧之爲厲禁也撫臺封銀千兩至郡公祖而猶然遲遲其
應之今外販之米果僅千兩乎前吳中人來謁僕者云近
日自鎮江以南無日不食紹興之米者如是者已兩月矣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一節一宣政之嘗經也有前日之
大通斷不可無今日之小節有今日之小節則又可幾後
日之大通法在與時消息而已今僕意謂目下但暫閉令
兩三月使登場之物一二富室稍爲蓋藏計需至明春縱
省下人空國而至亦可聽之今日猶爲省下寄外府也亦
何不可之有且自今省下一路秋成告登雖云非大稔且
夕且可支吾今之熙熙來者皆奸商射利之舉而全不出
於告饑者也至明歲乃告饑耳阻目下而通於他日仁至
劉子全書 卷二十 書下

吳

義盡兩得之矣今當事者明以地方利害及彼此一體之
誼剖告上臺苟有血氣心知者誰不聽之而必謂持數月
之禁便當得罪上官將上官能榮辱我也亦殊非仁人君
子爲民請命之初心矣今當事者但知媚上官不知有地
方吾儕又但知媚公祖父母不知有桑梓嗟乎吾死無日
矣明年一郡生靈命脈仍係之吾兄一人今不可不爲徒
薪亟亟弟偶有所見不憚力疾草草幸鑒而裁之或再
上聞之當事者可也

與張自菴

鐵辛巳十一月三日

學會數年全不得力諸君子登致知之堂全不知良知二
字何狀止因前輩講究不親以致後學涵育無地興言及
此每增媿嘆幸賴先生以躬行之教新感發之機吾道何

幸乃者如王素中以義方之過坐小事而殺孺子質之良
知二字亦打得過否父之親子天性也聞有不中不才之
養矣責善且不可況棄而殺之是可忍也弑父與君恒必
繇之止因平日講習不明神明之地往往認賊以爲子以
至措之家庭日用有認子爲賊者矣吾輩因此自反一念
睚眦便屬殺機一事暴戾卽成逆行其時時中於君父之
身者當亦猶是也特素中顯坐之而在吾輩尚未經一一
諦發耳吾輩幸以此一事爲前車知人心天理人欲之幾
閒不容髮時時簡點念念提撕反而求吾一點不學不慮
之機恍然而自得焉則火然泉達之機自有不容已者矣
孟夫子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
母危哉危哉夫人而不能事父母畜妻子亦安用此昂藏
劉子全書

卷二十

書下

五

七尺享嗜慾之樂而號衣冠之倫類乎望先生痛切爲大
聲疾呼弟且在閉閣訟過之日也

與黃石齋二

壬午二月

金在鑛而眞得火而變出火而精進以人工乃成令器此
門下之謂也故前日之役世人以爲所遭之不幸一至於
此而自弟旁觀則猶恐其火力之不足及其足於火而喜
可知也則今日之役世人無不以爲幸而自弟旁觀轉慮
其工力之不繼矣得火之后向者躍今定矣向者浮今沉
矣向者偏駁今進於純矣然從此制器尚象焉若何而備
世道用若何而備吾道用爲鼎爲呂或方或圓亦唯門下
所位置焉庶不至辜負君恩此番古來傑士如門下所遭
殆亦不少其能克有樹立以稱於天地間男子往往空谷

音抑或舉其在鑛之面目而失之者有之此其成敗得失之機所爭甚危願門下勉之一言相訊神與俱長

與于瀛長太守

穎壬午五月

敝鄉當積弛積困之後恭遇福曜儼臨竹馬懽呼真不啻雲霓之慰望於農人也而不佞於此竊有請焉吳越同壤前此在事諸君子政績未始不倬而往往以鄉客爲祟至於後先含尾不絕也久之而鄉客之舉動皆坐之當事者矣至今以爲恨乞台臺先杜此一關以申大府之憲便是造福地方第一義鄉客謝而土著之爲客者并謝矣大府之鄉客謝而屬吏之爲客爲土著者胥謝矣自此風清弊絕一切良法美意皆可次第及於民間則龔黃之上理也不佞敢手額以俟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三

答徐虞求司寇

石麒麟壬午十一月

若麒麟誤國之罪死有餘辜據其轉辨之口一則曰被命而留一則曰任非監軍夫被命而留則已有監軍之責矣不然留之何爲者卽監軍身在功罪之外而本官勝則早已同其功敗則獨卸其罪天下有如此行邊之司馬乎然此多是誅心之論至於一逃終難自解四城之所以終於不可收拾者坐此也想在刑章必有正律聽門下裁酌此舉當爲萬世思失出入均之非法也至他日意外事且不必照顧只此私意草此布復

與世培三

壬午十二月

十年子舍一日立朝天下爭想見風采焉萬不宜草草當面蹉過徒取不著要緊之說以混過眼前而博功名之路

也方今宗社之命危於髮絲求所爲轉禍爲福之計於天下事亦儘有可言者有大本焉有大用焉有大機宜焉皆可得次第言之也有不言言必轟轟有不動動必烈烈上以之悟主心下以之振作士大夫之氣於時艱萬一有濟乎卽一切意外不測在言官分上亦只是嘗事有道者應已覷破久矣若今日徒作寒蟬打哄一場卽一歲九遷胷中能不坐一不了缺陷事件以遺後日之悔眼前華轂身後青蠅孰得孰失乎僕小草一出本是狼狽然既出亦便思有建樹以報明主而平日學不得力只索芒迫一遭便了思之甚是可嘆抱頭南下便無面目見江東父老願仁兄視爲前車如兄能大展平生僕亦何憾乎然僕老憊之資蒙聖恩始終惟益未始不全君臣之禮遇有何冤抑而

劉子全書

卷二十

書下

三

輒煩諸君子奉爲奇貨話柄不了又明知無益於事而姑爲打哄之計以取目前將天下事不知蹉過了多少豈非不忠之大乎天下事之所以日壞一日類如斯矣遇相知中乞拈出此公案以息葛藤聞者亦必憬然

與開美二

癸未三月十四日

不虞得譽遂屬千秋此道因緣真有天作之合者不佞敢謂少有當於知已惟是晚年進步端有望驂駟之影而恐後者矣乃者驟得人言致以質疑不知已蒙許可胷中塊壘之氣怡然冰化否耶浮氣病心浮名害道僕亦過來人不敢不苦相告卽如古人最磊落者所謂陳止齋其人然以聖門視之猶然暴虎馮河伎倆况後人之學識萬萬不及止齋而妄慕邯鄲之步多見其不自揣矣且足下豈以

前日之舉爲失之誤不免失知人之明未可千秋遂不惜再有奇舉旣以益前愆又以垂後名便作堂堂男子耶審若此則一團私意已如魑魅魍魎之不可測又何以自信於道終能高視濶步於人間乎嗟乎人心之病於私也如于尺浮雲層層難撥凡人之認賊作子而誤盡一生者往往而是不然古人一生學力說惟精說擇善當在何處用伏望速整歸裝倘終蒙不棄得相尋於雲門鑑湖之間爲幸多矣惲仲升處有詩稿一帙并原旨一帙皆乞索來寄下爲荷

與世培四

癸未三月七日

旅處通州又彌月勢不得不行矣回首五雲百爾感愴因念把袂之日彼此眷眷而在仁丈尤獨有不豫色然者抑劉子全書

卷二十一書下

四

何念僕之深乎亦借以灑羈人去國之淚也嗟乎天下事至此不忍言矣仁丈處交戰之下計當必以諫誣明職業一言而當不有益於君必有益於國則庶幾太平之一機也卽不幸而碎首玉階甘斧鑕以如飴亦臣子分內事此時死則死耳猶愈於鬱鬱坐長安邸求死不得而徒以七日不汗死願仁丈早留意學求日進無曰我不能誰爲能者目下儘多葛藤事兩正相扼尤非佳兆想仁丈必有以處之會磊齋幸一致意道求自信可也不盡

復門人惲仲升

日初癸未三月二十一日時欲疏留

數日前接來教見相愛之切至不難處以非分一至於此然而害道之甚矣在前日開美已多此舉況待今日學人平日只是信道不篤每事不免向外馳求往往陷於過舉

不決耳我又何戀乎語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夷齊之所以猶得採薇於首陽者以其尚有逃地也今何地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朱子譏莊生之言不見道以此父子之親固不可解於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而蚤死頗傷於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不見王玄趾赴水而死乎所謂士死義也王玄趾真可以不死我又非王玄趾比也以玄趾之死決我之死萬萬無逃矣好名好利徇義徇情皆可弗問矣繫之詞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

劉子全書

卷二十書下

聖

啟

復林自名巡道

銘鼎丙子十二月二十六日

伏以節擁山城久著澄清之績名高憲府聿追吐哺之風士類騰聲衡門借色恭惟門下閭嶠鍾靈熙朝挺瑞文章與政術俱流允矣金和玉節道韻擢風塵而上翛然鳳翥鸞騫故自敷歷中外以來一官每稱落拓卽今提衡蒲臬之地卅年猶滯監司惟是福耀偏臨於兩浙遂爾衣暫借於東山寒帷則雨露隨車仗鉞而鯢鯨授首凡在山陬海隅之類咸被耕田鑿井之休矧其一介孤生尤切二天私覆獎借逾涯驟驚鼎呂之傳宣軫存兼至曷喻肺腑之披示重以腆貺益認高情雖下體無遺不得專美作者卽躍冶是累尚許進擬清流此國士所以感特達之知而放

臣因以動憔悴之色者也某才非世用智與時違一日立朝莫展匡時之畧單辭去國徒殷請劍之忱終邀聖主曲赦之恩首丘是正乃辱明公孔邇之愛化日猶舒龍門在望悵雲樹於江臯舉跡長跼指台垣於霄漢勒此蕪誠志爾謝悃某可勝感激悚惶之至

返崑崙叔

天啟辛酉正月

令節惟春良辰既望敬烹葵於寒舍玉掃雪於玉山綸巾鶴氅偏宜招隱之遊載酒跨驢雅訂尋梅之約會陽春與白雪爭奇誰稱子和看皎月與煙燈競麗共賞元宵倘辱惠臨可勝跂爾

復許平遠海道

身崇禎丙子十二月

臘破江臯早識東皇有主春浮海嶠快瞻玄造無私幽谷

劉三全書

卷二十一

吳

生輝枯株吹潤恭惟門下心涵元化道協泰符操文武以提衡風清一路控東南而秉憲澤滿千家乃如泉石孤踪尤荷旉幪破格屈茲履端之慶喜分椒栢以傳觴敢承擊壤之休願效封人而展祝披鼎翰之昭回自况寒鴉曉日拜赬頰而覩恧何啻涸鮒西江爰勒蕪辭彌殷雲樹之思遙瞻台社曷罄升恒之祝某可勝踴躍稱謝之至

辭唵邑諸友講學啟

丁丑八月十三日

不佞少不知學老竟無聞在苒流光抱遺編而蠹絕追陪社席指樂事於朋來乃辱諸君子不鄙賜以教言千秋大業信非遙實惟海門氏有靈假之汲引此日幾入私所淑媿悚之下踴躍殊殷尋師問友何辭載笈之勞講道論心適恰負牆之願奈採薪之憂有目而鑿坏之遞非肥正如

井蛙不可語以江海何止溝壑無所事其丹鉛蒹葭一水
望秋色以蒼蒼沂舞同羣憶春風之兩兩從茲聲氣遙通
證修庶其有托倘或晤言再續雲水豈便無緣勒此謝辭
統祈亮亮

復姚通所方伯啟

丁丑十二月十九日

伏以薇省揚休南國晴光日麗棠陰樹績東郊淑氣時催
喜溢江臯寒收蓬葦恭惟門下三吳偉人四朝鼎望簪筆
侍殿庭勁節於今明皎日褰帷行郡國湛恩所至作甘霖
淹茲吾浙久虛叶夢之懷際此時艱尤篤匪躬之義東南
之杼軸已空誰顧民巖於瓊尾西北之挽飛恐後何辭官
謗於催科三載歸公喜遶袞衣之無恙一年借寇重教竹
馬又來迎乃者律轉東皇早識條風應候春回黍谷爭看
劉二全書 卷二十 啟

聖

枯木敷榮梅萼先傳於驛使椒漿侈佐以大官如茲鼎臞
何當鰓生緇衣言好誤收物色於塵埃葑菲無遺姑備藥
籠於洩勃揅誦之餘感深五內拜嘉之下報擬三生欲效
採芹之獻難抒向日之忱惟冀道協亭嘉晉端揆而啟泰
心融茂對酌斗柄以調元則耕田鑿井小人永荷太平之
休而樹駿流鴻當代共占名世之烈僕可勝瞻依稱謝之
至

答海憲宋

伏以化籥方新荷東皇之布德鴻鈞乍轉胥樂土以禔休
物得氣先猶隨時變人爲靈首寧昧栽培恭惟門下道體
調元神周贊化陽春有脚褰帷載滿路星標玄造無心按
部識二天露覆會玄運之已催啟韶光而漸泰海曙雲霞

遙映林間之色江邨梅柳先移隴上之音何物鱖生遠膺
台眷衡門乍啟喜傳芳信於桃符藿食猶長幸借椒觴於
鼎薦拜鳳厓之新頌載鴻書而交重懼同挾續聊耕鑿以
送殘年忤展呼嵩竝使君而祝嘉祉敬布謝悰兼申賀正
藉此魚素愧乏瑤將某臨楮可勝踴躍主臣之至

答鄭總督啟

恭惟門下夔龍品望韓范風猷躬膺特簡九重之南顧方
殷早俛危疆中禁之矢謨已預卽時事當萬難萬苦之交
不禁卒瘡於手口而明公以有體有用之學詎煩談笑於
握幃三方犄角還開一面之驅四郡材官坐奪上流之氣
總之兵餉供輸不過治標急著繇來平定安集允惟邦本
良圖况當聖政更紘之會適贊元臣采芑之行凡在同人

劉二全書

卷二十 啟

吳

共殷手額盈盈一水睽保障於東南望望二天邀幃幪於
泉石若僕者榜散成資匏繫爲識本無用世之才而浪得
品題終負明聖之契雅有彈冠之願而老撻疾廢祇遺知
己之羞二疏陳情空髮膚之罔效一辭何惜慮溝壑以先
填乃承高誼特軫先施寵錫載瓊瑤而賁嘉言自肺腑而
情感媿交并瞻仰殊切借鞭影於駑駘聊激雲霄之氣爽
台光而向往徒增河漢之思薄言報謝祇將璧完敢冒不
恭之罪庶存引分之誠統冀慈涵可勝悚切

復鄭道尊啟

伏以斗山在望時殷河漢之思師保如臨雅切羹牆之見
爲泉石有膏肓之痼至于旌無日月之虛忽捧雲箋可任
泥首恭惟門下珪璋令器麟鳳休儀八閩淵源迥微言於

朱蔡九天柱礎支一路於東南亦旣文章政事之兼長且
能著述躬修之婉美嘉言懿行咀含百代之英奚必昨非
而今是人青天災拯拯一時之急方圖虔始而厚終竹馬
歡呼重借寇公之轍衮衣舄奕整遲姬且之歸晉賀未躬
瞻仰何極如宗周者巖穴不深誤落人間以姓氏襟期有
素還借知己之吹噓遽叨非分之榮實切循牆之懼而門
下往往勉其遜思不勝適館授餐之好乃下走奄奄抱此
殘喘曷遂臨風倚玉之懷舉其狼狽之形廢巾櫛者亦已
三年負此偃蹇之跡干斧鉞者寧止萬狀捧瑤函而踴躍
望垣席以趨趨肅此控辭仰祈垂鑒所願古道相成時曷
我以素心素節芳猷丕渙日戴德於一天二天唯使野人
長受時和年豐之賜爰致一郡共禋春臺大牢之休黨小

劉子全書

卷二十 啟

聖

草有日終當面奉指南卽函文無緣不廢神交千古勒此
蕪詞聊代荆請

鄉紳助餉啟

甲申四月七日

竊惟主憂臣辱已無頂踵可私主辱臣從更問室家安在
乃者流氛飄急震及郊圻上遺明聖之宵旰下切普天之
痛忿正軍興旁午之日會杼軸其空之時當事有勤王之
舉旣師行而糧從吾儕無朝食之謀盍破家而殉國先獻
助餉之金一灑同仇之淚行使江東子弟以八千人大會
王師頓起河北聲靈若廿四郡同稱義士敢搶首而椎心
冀此呼而彼應敬候書單惟力是視

文學助餉啟

甲申四月八日

嗚呼普天率土王土王臣誰逃君父之倫莫間艱危之日

乃者流氛倡亂宗社震驚在當事方馳赤白之旌於吾鄉
尤下輓飛之檄所賴素封先行義助借此孝弟力田之餘
聊供樵蘇後爨之亟一坏一滴亦俛高深靡室靡家誰遑
俯仰朝廷養士三百年在茲一舉吾黨同盟二十載所學
何庸渡江擊楫豈忘祖逖之心裂繒從戎敢負終軍之志
灑泣以陳列名惟命

納采朱氏婚啟

爲章甥一匡萬厥壬子九月

伏以兩姓締盟嘉禮式隆奠鴈三秋吐吉良緣早卜乘鸞
喜溢門闈誠殷寤寐恭惟老親翁門下纓簪望族詩禮名
家世澤踵青雲之武有開必先人倫擅玉樹之英發祥獨
秀厥鍾名閨雅稱關雎之淑何當下體不違葑菲之遺雖
孟光擇配求賢必似伯鸞若鄭珣撫孤有道疑如茂叔念
劉子全書

卷二十啟

五

舍甥早歲遺孤頗篤涓陽之眷而章氏全城餘慶謬期宅
相之賢茂林南望百年喬木同根澄水西來一葦清河可
邇敢邀玉府之仙翁檢人間之婚籍叨中錦屏之妙選結
天上之佳緣敬諏吉日薄具采儀風清露白照玉杵以齊
輝蘭秀菊芳映鏡臺而一色景泰岳之千尋燧燧朱門在
望衍麟祥於百世繩繩令德無疆爰勒蕪箋尚祈台照

答秦氏婚啟

天啟甲子

伏以禮行采擇爲婚媾之徵詩咏好逑繫君子之德匪作
合兮自天敢要盟也如日恭惟尊太親翁門下甲科世胄
臺憲華宗家學承先儒術不妨於小試名州出倅簿書何
病乎大賢乃鍾鳳毛成五章蔚起青雲之業早卜龍媒去
千里矯騰汗血之光惟是天道無知致阻董子賢良之對

所幸遺孤有托可期鄭門經學之傳靈椿未老撫暮景而
含飴丹桂垂芳附孫枝而遶膝茲者舞象成童正恃義方
之董訓且也操觚問字益徵詩禮之旁通遂申宿諾俯定
良緣如不佞潦倒功名何當鑒選而弱女嬌羞荆布莫問
鴻妻一脈私親實因姑以及媿十年知已且念昔以如今
喜承鴈幣之頒愧乏瓊瑤之報伏願壽履日升德門雲麗
弈弈箕裘重脫少年之穎喈喈鸞鳳永諧百歲之懽則福
祚與秦山竝峙而門楣在澄水長流某曷勝踴躍欣忭之
至

檄

討賊檄

崇禎甲申五月

嗚呼國與天地止立三綱人負鬚眉終成一死屬國祚之

劉子全書

卷二十

檄

至

中衰致民彝之橫決痛我大行皇帝臨御有年靡一事負
羣臣百姓憂勤竟何此心非舜業堯兢而逆賊李闖者
梟狼同族狗鼠爲羣始墮赤子而弄兵終聚黃巾以倡亂
積二紀之招徠前禽偶失合諸藩之犄角困獸猶兇天誅
久逋遂一舉而犯都城帝德無荒寧九死以殉社稷柱維
摧裂神鬼呼號幸啓中興自豫邸方張問罪之師仍歸王
氣於金陵豈卜偏安之業凡此有天可戴曷不與子同讐
賊顧未授緩一日增臣民一日之辜國難方殷留此身道
此身中輟之辱因歃血而糾義旅且制挺以佐元戎父勉
其子兄勉其弟孰是君也而可無死子死於孝臣死於忠
莫非死也而甘死寇爭擊渡江之楫盡起偏袒之徒顏行
北指徒易水而下幽燕露布西傳叩函關而恢百二爰取

其殘立雪神人之憤乃光舊服重呼廟社之靈嗟乎率子
弟以攻父母真亘古未有之孽積一隅而徧天下豈彼蒼
偶割之殃止因人心不正禍實兆於衣冠以至士習披猖
釁乃乘於盜賊所恃高皇帝在天有靈遞傳十六朝遺澤
未泯一時殉難有諸公爲吾浙爭光少作狂瀾之砥此日
偷生若吾黨賴斯文未喪重回長夜之昏聲先討賊吳山
若爲增高淚灑勤王越水於焉盡赤諒成言之可信庶聞
者以有興

